说说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

-西雅图陈彤-

西方国家人民每年都要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他们一年之中最精彩振奋、最热火朝天的节日，有唱遍各个音乐频道的歌曲歌词为证：“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上次已经说过了“圣诞节”的起源(如果你没看过，可以点击这里)，这次我们再来说说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

- **引发世人猜想了二千多年的东方博士**

圣诞节是为了庆祝两千多年前耶稣为拯救人类而诞生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圣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为耶稣的诞生做了忠实的历史记录和庄严的报道说明，但是这两部书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谜团和悬念。下面我们试着对这一重要事件中的几个事情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在圣诞故事中，最具有异国情调的神秘事件，可能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后不久，有东方博士来敬拜婴儿耶稣。

在诸多绘画艺术作品中，在宣传招贴画上，甚至在民间相互赠送的贺卡上，只要是与圣诞节相关的主题，你必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在马槽边，刚刚出生的耶稣由马利亚抱着，马利亚的丈夫约瑟站在一旁，有三个服装古怪的长者手捧着贡物恭敬地呈献给婴儿耶稣。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三博士来访”的故事。这些传统的造型已经通过艺术形式深入西方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东方博士来访”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写照。

遗憾的是，如果你细读圣经，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情景，有意无意间，向世人传递着一些与圣经记载不太相吻合的印象。

我们且看《马太福音》第 2 章对此事的记载原文：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

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东方三博士来朝》(东方三王来拜)，作者：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创作年份 1423 年，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

细读这段经文，可以发现艺术家的发挥和圣经原文所述，两者之“不太吻合”至少有两处。

其一，圣经中并没有说来敬拜耶稣的东方博士是三名，实际上圣经并没有说明共有几名。因为经文中说这些东方博士将黄金、乳香、没药三样礼物献给耶稣，所以艺术家们就凭自己的理解，说是每一位东方博士捧一件礼物，所以共有三位东方博士。这种臆测就体现在公元第 2-3 世纪的各种基督教艺术作品中，到了中世纪，已为大家广为接受。

其二，东方博士来拜访，并不是在耶稣刚刚出生时的马槽边，而是在耶稣出生后不久，马利亚一家的暂住房子。那时，耶稣已经出生了一段时间，已是“小孩子”了。

另外，还有一些悬念：这些“东方博士”究竟是何人？他们究竟是从何处来？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们究竟总共有多少人呢？引导东方博士们见到耶稣的那颗“星”究竟是什么星呢？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圣经所要讲述的重点，所以从圣经中找不到答案。这也很自然，记住了，从基督信仰的观点来说，圣经本身是神给人的启示，其最重点是告诉世人，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在世传道，牺牲十架以救赎世人。

但是，两千多年以来仍有不少人对这些“细枝末节”想弄个清楚，对这些悬案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说法和猜想。我们后面把它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以满足喜欢刨根问底者的雅趣。

- **东方博士的真实身份，是何种族，他们如何知道人类救世主会降生，这些都是谜**

所谓从东方来访的“博士”，希腊语为 magoi，拉丁语为 magus，英文为 magi，也称为“智者”、“贤士”，总之都是说明这些来访者博学智慧、很有学问。

后来，在罗马帝国有很多行巫术的人也自称是“马古士”(magus)，好像今日很多江湖骗手自称是“什么什么大师”一样。这些以行巫术为生的人，往往可以让一般观众产生错觉或幻觉，所以英文中的魔术(magic)和魔术师(magician)很可能就是打此而来。

“马古士”们以巫术行诈骗之事在当时屡见不鲜，于是“马古士”这样的“光荣职称”自然就贬值了，正如现在“大师”职称也大大贬值了一样。到后来，“马古士”一词含有了很大的贬意成分，比如圣经《使徒行传》中就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此人心术不正，被使徒彼得斥责。根据其他一些经外资料说，此人后来跑到罗马城，自称叫“西门马古士”，在罗马城招摇撞骗，最后还是被彼得击溃而不知所终。

从字源上来说，magoi 在古波斯语中是指古波斯宗教(袄教)的祭司种姓。那些做袄教祭司的人大多受过当时最高等的教育，他们除了熟悉如何操练其宗教教理礼仪外，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星象，以天上星象的演变来释解世界上的社会人事变化，所以，有人说这些来拜访耶稣的东方“博士”就是星象家。虽然，在现在社会看来，星象家一词带有迷信诡异的色彩，但是实际上他们属于古波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可以说他们是天文学家。在公元一世纪初左右，magi 这个词是很尊显的头衔，被称为 magi 的人是共认的有学有识之士，并没有贬意的意思。

既然这个字来源于古波斯，而且波斯确实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东方，于是人们很容易猜测：这些来拜访耶稣的博士们必是来自波斯，他们是一群波斯知识分子无疑。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波斯帝国的一群祭司兼星象家兼天文学家。

第二种猜测是：这些博士们可能是波斯帝国属下的藩国国王。之所以有这种猜测，是因为在圣经《诗篇》第 72 章第 10-11 节说：“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事奉他。”既然《诗篇》中预言说“诸王”和

“万国”都要来“叩拜”和“事奉”他，要“进贡”和“献礼物”，那么来拜访并献物于耶稣的东方博士们必是有“诸王”的身份了。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时，第二种猜测更是被不少人接受。有的艺术家并加以发挥，说是有来访的是三名博士，而且各代表不同种族。后来的基督教传统继续发展演绎，三名博士还有了姓名：伯沙撒(Balthassar)，梅尔基奥尔(Melchior)和卡斯帕(Caspar)。其中，伯沙撒是巴比伦人的名字，熟悉《但以理书》的人知道，巴比伦有一个摄政王就叫伯沙撒；梅尔基奥尔是亚兰人的名字，在亚述和巴比伦文档中，这个名字常常可以遇到；卡斯帕是帕提亚人的名字，而在公元一世纪时，帕提亚人正统治着波斯地区。

第 13 世纪时，当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波斯境内时，曾经经过一个叫萨巴(Saba)的城市，这就是今天伊朗国的萨韦城(Saveh)，它位于该国之西北部，距离首都德黑兰约 100 公里。马可波罗在此地了解到在当地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三名造访基督的博士“发迹于此。死后葬此城中。三墓壮丽，各墓有一方屋，保存完好。三屋相接，三王遗体尚全，须发仍存”。(摘自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曾多次尝试在此地搜寻关于这三位博士的事迹，但是除了知道他们在很古以前被埋在这里以外，当地人谁也讲不出其它新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第 15 世纪意大利画家 Andrea Mantegna 作品中的三博士(看下图)，只有一个是着波斯服装的黄肤色的亚洲人，另一个是白肤色的欧洲人，第三个则是黑肤色的非洲人，可能这位画家把他们想像成了“万国”的代表。这种想像，虽然意愿良好，但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可能并非如此。

公元前 6 世纪，巴比伦帝国攻占耶路撒冷而消灭犹大国之前后，就有共三批的犹太高级知识分子、王公贵族、能工巧匠等精英分子被掳至巴比伦，其中就有象但以理、以西结这样的大先知。但以理后来还在巴比伦帝国中担任相当于“宰相”的要职。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取代之后，但以理继续在波斯帝国中担任管理波斯知识分子的要职，所以正是但以理将希伯莱人的先知预言等传给波斯知识阶层，这一点虽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

还有更有可能的是，博士们本身就是犹太人的后裔。博士们之所以来访，他们一定研究过希伯莱人的圣经和先知书。旧约圣经中的众先知在先知书中早就预言过，一位弥赛亚、救世主将降临到这个世界。另外，上帝借着先知告诉犹太人，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70 年会回归耶路撒冷。取代巴比伦帝国的是玛代人和波斯人，波斯王古列(就是居鲁士)曾下令那些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及后裔可以回归耶路撒冷，从第一批被掳开始至古列下回归令，正好是 70 年。当时犹太人及其子孙在巴比伦已经安居乐业，虽然最后回归的犹太人有三批，但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不回归，继续留在巴比伦。所以，由波斯帝国所统治的巴比伦地区有很多犹太人，他们都熟悉圣经及其先知书中的预言，他们也知道外邦先知巴兰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民 24:17)，而那颗“星”就是犹太

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当博士们夜观星象，有一天他们突然看到了这一颗与众不同的星，这才不远千里，从波斯帝国赶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来寻找参拜诞生的弥赛亚。



第 15 世纪意大利画家 Andrea Mantegna 作品中的三博士

虽然说，东方博士的真实身份，是何种族，仍然是历史之谜，但无论如何，东方博士来拜访耶稣这件历史事件在基督信仰来看必有其极重大的意义。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从第 3 世纪甚至更早开始，基督徒们就对这个事件非常重视。在意大利罗马的百居拉地下墓穴(Catacomb of Priscilla)的壁画上就有关于东方博士来访这一主题的艺术形象。而这个百居拉地下墓穴是第 3 世纪中叶的基督徒安葬墓地。虽然壁画上三名博士的形象已经非常模糊，但是大致还是可以看清：三人手捧贡品向马利亚怀抱着的婴儿献礼。

到了 6 世纪，东方博士来访这个主题更是大量地表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比如意大利拉文纳(Ravenna)地区一座 6 世纪教堂的马赛克画上，可以看到：最右边的马利亚抱着耶稣坐着，周围是四位天使护卫，左边那三位戴着小红帽、手捧礼物的正是来访的东方博士。

纵上所述，虽然圣经中并未提供东方博士的数量、身份等等信息，但是至少在公元 3 世纪起，三位东方博士来访的概念已经出现，到 6 世纪时已是深深植入人心了。

- **根据古巴比伦的天文历书能推算出耶稣诞生的真正日期吗？**

在东方博士来访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个长期以来令圣经学者、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倍感迷惑的问题：引导博士们千里迢迢从东方来到巴勒斯坦的那一颗“星”究竟是什么星？是什么样的天体竟然可以一路带领并且能在伯利恒耶稣居住的房子上方突然停住？

许多专家经过许多年的研究，除了给出一些假说之外，尚无定论。于是有人干脆就说，圣经福音书说的这颗星，充其量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美丽神话罢了。

另有一些学者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将这颗奇妙之星与某一个天体运行事件联系起来，就能够推算出耶稣诞生的准确日期。

现今我们庆祝的所谓圣诞节是将耶稣的诞生假设在公元第 1 年，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因为圣经《马太福音》中明明确确地记录着，耶稣出生于犹大王大希律统治的后期，而大希律是死于公元前 4 年，所以，耶稣实际上出生于公元前 7 年和公元前 4 年的某一个时间。

根据近世对于古巴比伦的考古研究，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出于对占星术的痴迷，巴比伦人对天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精确，并有许多独到的发现。而古波斯人更是继承巴比伦人的科学研究成果，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最早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巴比伦人就将其丰富的天文学知识用于占星术和占卜术。宫廷用天文学来解释天体的运行及天文事件，这些运行和事件都被理解为是从神明发送到统治者们的征兆。每一天，每一月，天空的每一部分，每一个天体，每一种天象，对巴比伦人来说都是有其自身的意义。比如说，出现了月食现象，就表明某一个国王会驾崩。

到了公元前第 5 世纪，占星术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它可以被用来预测一个普通人的未来，占星家们根据一个人在其出生时各星座行星的位置，就可以来推演其人将来之命运。天文学作为科学，最终硬是被错嫁到迷信的身上。但是，如果剔除其中的迷信成分，巴比伦的天文学仍然不失为一门严肃的科学。

巴比伦天文学家的工作其实非常专业。当然，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前期望远镜才发明出来，所以巴比伦人没有望远镜，其科技手段自然非常局限，他们也只能注重于那些可以由肉眼观察到的天体，除了一些明亮的恒星之外，太阳系中的八大行星中，他们只能看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巴比伦人非常了不起，他们化了数千年来观察记录五颗行星和月亮的运行，到了公元前 220 年至公元 75 年之间，居然将六颗天体的运行规律非常精确地演算出来。这从后来在巴比伦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天文历书中就可见到。

象现代年鉴一样，出土的巴比伦文本显示，巴比伦人往往在一年之前就将第二年的星象图画出来，它会告诉读者每一个月的星空会是怎么样的，一颗恒星出现在夜空的第一

天和最后一天，行星会在黄道十二宫的哪一个位置，在何时哪一个天体会与另一个天体最靠近，又在何时最离远，数据中还包括将会发生的月食、日食，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等等。可谓详尽无遗。

今天，我们从古代文献记录中还知道了许多天文事件，并可以找到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末期至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初期的天象记录。有不少科学家相信，当年那颗引导博士们去访耶稣的“伯利恒之星”必隐藏在这些天文事件中，借着这些天象记录，加以分析和演算，他们可以推演出耶稣出生的日期。

既然这些访问耶稣的东方博士们都是星象学家兼天文学家，那么他们跟着这颗奇妙之星寻找新王耶稣，想必博士们必定知道其中的奥秘。如果能根据这一奇特的天文现象的古文献记载而推导出耶稣诞生的较为精确的日期，那么也的确可以着手一试。

当然，我们不必全然相信这些演算的科学性。毕竟科学本身并不精确，其中也包括了很多人为的主观假设，对科学过分相信也是一种迷信。不过，作为一种乐趣和好奇，且让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些学者们是如何分析古方献，又是如何演算的呢？

- **伯利恒之星，是金星？是天王星？是球状闪电？是流星？是北极光？是近地小行星？是哈雷彗星？或是其他彗星？是超新星？是掩星现象？是行星相叠现象？是“中国之星”？**

首先，伯利恒之星，究竟是什么天体，是什么天文现象？或者不是天体不是天文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最晚从公元十四世纪开始，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经归纳分析，至少有十几种假说。

一说，是金星。

在中国古代，金星被称为长庚、启明或太白金星。对地球人来说，金星在夜空中的亮度仅次于月亮。人类观察和记录金星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1600 年，当时的古巴比伦人已经将金星记录在案。

博士们是看到一颗奇特的星，才由这颗星的引导来到中东地区，似乎这颗星应该非常明亮，应非金星莫属。但是，金星是人类最早用肉眼观察的行星，也是人类最熟悉最不容易搞错的天体。博士们既然都是星家学家，当然也不会搞错，如果那星是金星，对星家家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没有什么奇特了。博士们绝对不会跟着金星的指示大老远地跑到中东地区来。

“金星说”应该不成立。

二说，是天王星。

天王星的亮度非常弱，除了五颗近地行星外，天王星也可以用肉眼勉勉强强看见。但是直到 1781 年才被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正式肯定为行星。

根据古文献记录，公元前 9 年，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是在离土星很近的地方，公元前 6 年 4 月，它又运行到离金星附近。这两次靠近，让人的肉眼可以较容易地看见。正是由于天王星时而可以看见，时而又看不见，所以有学者说，伯利恒之星就是天王星，天王星的两次靠近就是博士们的两次看见。

他们并进一步解释说，博士们是在公元前 9 年在波斯地区看见天王星，因为平常的夜空中没有这颗星，所以博士们一下子看见了天王星，就感到大惊奇，就想起他们读到过的犹太人先知书，就肯定必有犹太人的王将降生，这才长途跋涉到中东来。当然，有一段时间，天王星又远去，博士们觉得这颗星瞬然不见了。直到三年之后的公元前 6 年 4 月，博士们终于来到中东时，天王星又一次出现，才让他们找到了婴儿耶稣在伯利恒的暂住地。这种解释，似乎跟圣经经文的描述吻合得不错。

如果这个理论正确，那么博士们要等三年之后再能看到这颗星，这就需要他们有超级的耐心。另外，在夜空中，天王星的亮度其实跟一颗叫灶神星的小行星亮度差不多。灶神星运行于火星与木星之间，是唯一一颗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如果博士们观测到了天王星，他们必然也能看到灶神星，因为灶神星比天王星的运行得更活跃，因而更招人眼。况且，公元前九年的那次天王星与土星的接近，其交汇处离太阳非常近，被观察到的可能性极小。

“天王星之说”似乎也不成立。

三说，是球状闪电。

球状闪电是大气层中非常罕见的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尚未有确切的解释。闪电呈球形或近球形，可漂浮于高空中，并有物体随行，其高温能把周围的树木烤焦。支持这个假说的人侧重于球形闪电的漂浮性和运动性，正因为它漂浮和运动，所以才可以“引导”博士们哪。而且，球形闪电有时也会在运行中突然停住，所以也符合圣经经文中所说的那颗星在耶稣的住所“停住”的描述。

但是球形闪电存在时间非常短，不超过 40 分钟。博士们不可能先看见它，然后由它一路引导数周数月甚或数年，而且这颗星消失后，又适逢其时地再次出现。

“球状闪电说”也站不住脚。

四说，是流星。

我们如果幸运的话，可以在晴朗的夜空中，能看到那划过天际的流星。如果更幸运的话，甚至可以看到流星雨。它们在空中迅速地一晃而过，其短暂而有力的光芒常常能激起人类美丽的幻想。

有一种假想，说伯利恒之星就是一颗流星。这种说法曾经非常流行。因为英国一位业余天文学家莫尔(Sir Patrick Moore)在电视电台上曾经大力宣传这种说法，让他的众多粉丝信以为真。作为业余天文学家，莫尔比专业的天文学家更有名气。他主持的《仰望夜空》(The Sky at Night)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的关于天文学的月度电视纪录片，从

1957 年 4 月 24 日首播以来，受到许多观众的追捧，这档节目也是电视史上同由一名主持人主持的最长的节目。

但不幸的是，莫尔的流星说，只是名人媒体影响公众观点的一个案例罢了。姑且不说，流星的存在只是一秒或数秒之内，在作为星家专家的博士们的眼中，流星绝对是司空见惯，不会引起博士们的拜访行动。流星或流星雨的轨迹或许能给出一个方向，一个指引，但是如果要触发博士们的特别兴趣，那么它们必须极其明亮而且逗留天空中的时间必须很长。

人们只要严肃地想一想，就可知道，流星说根本站不住脚。

五说，是北极光。

极光出现于星球的高磁纬地区上空，是一种绚丽多彩的发光现象。而地球的极光，由来自地球磁层或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流(太阳风)使高层大气分子或原子激发(或电离)而产生。

如果说博士们看到的是北极光，那么绚烂的光芒应该能引起博士们的特别关注，因为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但是，在波斯或中东这样的低纬度地区，极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就算是出现了，其方向应该是北方，不可能引导博士们从处于东北方的波斯南下到西南方的中东伯利恒，那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北极光之说，说不通。

六说，是近地小行星。

又是一个不可靠之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有一颗外太空来的小行星运行到地球附近，进而其明亮夺目让博士们看见了。加之小行星又能在空中运行，这才能引导博士们从一地到另一地。

现代天文学家们都知道，这些“近地小行星”与大多数的小行星所不同的是，近地小行星的运行轨道非常把握不准，它们确实可以漫游至地球附近。但是，小行星的体积和亮度极其微小，不借助大倍数的天文望远镜，竟凭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七说，是哈雷彗星。

这种说法在 18 世纪时的欧洲非常流行。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第一次计算出哈雷彗星贴近地球的时间表。

哈雷彗星可能是最著名的短周期彗星，每隔 76 年左右就能从地球上看见。哈雷彗星也是唯一能用裸眼直接从地球看见的短周期彗星，也是人一生中唯一可能以裸眼看见两次的彗星。最早在公元前 613 年，哈雷彗星返回到太阳系内侧时就已经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和记录到。中国古代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就有如此记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颗“孛入于北斗”的星就是哈雷彗星。另外，巴

比伦、中世纪的欧洲都有这颗彗星出现的清楚纪录，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同一颗彗星的再出现。

在科学家们推算出的哈雷彗星靠近地球的一系列日期中，公元前 12 年 10 月，最贴近伯利恒之星出现的日期。

但是根据圣经及其他史料的记载，耶稣之诞生不可能早于公元前 7 年。退一步说，就算博士们见过的是哈雷彗星，那么从公元前 12 年哈雷彗星出现至公元前 7 年左右耶稣诞生，再到博士们来访时的公元前 5 年左右，其间相距近七年时间。博士们反应的时间跨度似乎也太长了，长得不太合乎情理。

哈雷彗星之说，虽然在时间上非常贴近，也很吸引人很浪漫，但是明显与圣经及史料的记载不符。

八说，是其他另外的彗星。

1977 年初时，另一颗著名的彗星海尔-博普彗星(Hale-Bopp)接近太阳，很多地球人有机会观测到了这颗彗星的美丽奇观。这样的拖着长尾巴吊划在夜空的彗星自然极其吸引人的眼球，但是若说伯利恒之星就是一颗彗星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古时的中东和波斯地区，彗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天体，它们常被与死亡与灾难联系起来，若有彗星出现，则人们相信必有天灾人祸出现。在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类似的说法，所以彗星也被称为扫帚星。其实“彗”的本意就是“帚”。《说文解字》有：“彗，埽竹也。”《晋书·天文志》也有记载说：“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经天。彗星本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正是这种奇异的天体，让古代的人每见到它时，就会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基于此，我们很难相信，博士们会把“灾星”与人类弥赛亚的诞生相联系起来。所以，说伯利恒之星是一颗彗星，从情理上和心理上来说，都说不通。

九说，是超新星。

这种说法是 1950 年代由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爵士所提出来的，他在他的众多故事和文章中都讲过这个假设。

所谓超新星，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期所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据天文学理论，这种爆炸都极其明亮，整个过程中所突发的电磁辐射经常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并可持续几周至几个月才会逐渐衰减变为不可见。在这段期间内一颗超新星所辐射的能量可以与太阳在其一生中辐射能量的总和相媲美。

在人类历史上，发现并记录下的第一颗超新星的也是由咱们中国人为先河。在公元 185 年 12 月 7 日，东汉中平二年乙丑，中国天文学家就观测到“超新星 185”，该超新星在夜空中照耀了八个月。《后汉书·天文志》有载：“中平二年(185 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

可见，超新星的爆发会给观测者以视觉上的冲击，足以让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在案。但是，翻遍其他国家的史籍，《后汉书》中所记载的超新星爆发事件是史籍中的最早记录。并没有证据显示，在公元初也有如此规模的超新星爆炸。如果有，那是逃不过东方博士们的眼睛的。

所以，伯利恒之星是超新星爆炸之说，也可以排除。

十说，是掩星。

所谓掩星，是一种天文现象，指一个天体在另一个天体与观测者之间通过而产生的遮蔽现象。一般而言，掩蔽者较被掩者的视面积要大。行星有时亦会掩蔽恒星，卫星有时也会掩蔽行星。

在 1990 年代时，有一种说法，是说在公元前 6 年 4 月 17 日之前的一个整月，木星曾被月亮而掩蔽。古书上也确实有记录可寻。但问题是，据记载，这种历时一个月的掩星现象只是出现在白天，更准确的说，在那一年的三月份，掩星现象出现在早下午时，那时的阳光非常强烈，而四月份时，掩星现象出现在日落几分钟后的天空的地平线处，即使有望远镜也很难观测到，更不用说，公元初左右，东方博士们根本没有望远镜这种设备。

退一步说，就算东方博士们用肉眼看到了掩星现象，但是按传统星象学的说法，硕大的木星被月亮掩蔽，这表示地上有国王去世，而不是有国王诞生。

所以，伯利恒之星是掩星现象，也不妥当。

十一说，行星相叠现象。

按天文学的说法，所谓行星相叠是指两个天体在天球上有相同的赤经或黄经，而通常对太阳系内的天体都会使用黄经；通俗地说，就是两个天体运行到极近的距离。

1968年，有一位叫习诺(Donald Sinnott)的天文杂志编辑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指出伯利恒之星极可能是两个或多个行星的相叠现象。当两个行星在南北线上接近时，相叠现象就发生了。而如果几颗高亮度的行星，如金星、木星和火星，它们都运行到彼此很靠近的位置，那么天上会出现非常不一般的壮观现象。根据相叠现象处在星空中的不同位置，星象家们很可能会把这种特殊现象解释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习诺先生查找古代记录，又按现代天文学的方法对行星的轨迹进行演算，他把发生于公元前 12 年至公元 7 年之间的所有值得注意的行星相叠现象都找了出来，结果发现，在太阳系中可以用肉眼看见的五大行星，它们两两相叠的事件有超过两百多次之多，三个以上行星相叠的事件也有二十多组！他又把那些比较容易用肉眼观测到的事件筛选出来，最终有两个事件凸现出来。

这两次事件就是公元前 3 年 8 月和公元前 2 年 6 月，在狮子座方向，木星和金星曾两度相叠。尤其是第二度相叠时，在波斯人所处的观测地进行观测，更加显得特别的不同，因为两行星在日落时分已经非常接近，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者越靠越近，最终居然吻

合在一起，让人产生只有一个天体的错觉！根据演算，再过两个小时，金星的辉度有 80％都显露出来，在木星前穿过，并将木星的一部分掩蔽住。

习诺先生认为，这次重叠很可能让东方博士们观测到，并让他们感到这个事件非同寻常。从星象家们的角度来看，木星是行星中的大个子，是行星中的“王”，加之这种星象出现在狮子座方向，饱读犹太人先知书的东方博士们可能一下子就联想到了犹太人的王也将是出自“犹大的狮子”。这就引发了他们来伯利恒拜访耶稣的愿望，其愿望最终也成为一段事实。

习诺先生的探索精神令人敬佩，其理论也值得参考。但是它遇到两个问题。其一，根据绝大多数的专家的意见，耶稣之诞生于要早于公元前 4 年，习诺理论中的天文现象是在公元前 3 年和前 2 年，年代上不吻合。其二，这两度重叠都发生在太阳落山的西边，如果说博士们跟着这种现象从东面的波斯往西走到中东，这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博士们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又由星的带领去南边的伯利恒，西方的天文现象如何能带他们去南边的伯利恒，这就不太可能。

所以，习诺的行星重叠的说法不久被摒弃了。

可是到了最近，英国天文学家和星象史学家休斯(David Hughes)又重新把这个说法提出来。他梳理了习诺列出的那二百多个行星重叠现象，注意到一个被习诺剔除的一次现象。这是公元前 7 年的一次在双鱼座发生的木星和土星的三度重叠，分别是那一年的 5 月 29 日，9 月 29 日和 12 月 4 日。

而传统的星象学上，双鱼座与犹太人相关。休斯进一步推算说，耶稣的诞生日是公元前 7 年的 9 月 15 日，因为在这一天，两星在太阳西落时几乎同时在东边升起。在古巴比伦的星象学中，木星是代表他们的主神马杜克，而土星代表他们国王，他们称土星为卡瓦努(Kaiwanu)，意思是“稳定者”，而双鱼座代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创造之神伊亚，如果木星土星交汇在双鱼座，那么在巴比伦人看来，一个旧世界秩序就会结束，一个由神所选立的新王就会出生。休斯说，波斯的东方博士们一定会注意到木星土星交汇在双鱼座这个现象，因为这对他们这些专业星象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直到最近，仍有不少研究者拥护“伯利恒之星是行星相叠现象”这种说法。

十二说，是“中国之星”。

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学观测方面和星象理论可是不输于古巴比伦人，甚至在文献记录方面的能力更加超长，比如许多正史中都特列有《天文志》，日前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和研究。

关于伯利恒之星的探索，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古文献的认真研读。后来发现在《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中，有如此记载：“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其中的二年二月，即汉哀帝建平二年二月，根据现代历法，是公元前 5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7 日。牵牛星就是摩羯座α星。

有趣的是，朝鲜历史学家在《三国史记》中也有一则可能相关的记载。《三国史记》是高丽史学家金富轼奉当时的高丽皇帝仁宗之命在 1145 年以汉文所写成的正史，记载了朝鲜三国时代的历史。《三国史记》中有一段文字，翻出来的大意是：高勾丽王第 54 年，即公元前 4 年，有一孛星出现在靠近牛郎星的地方。

这两次天文记载中的事件的发生年份极为相近，似乎有一定的关连，也可能记载的是同一个天文事件。

其实，就算汉哀帝建平二年出现的星体和朝鲜人记载的星体是同一个星体，那么它否真的就是一颗彗星呢？天文学家们大多认为：很可能不是的。因为如果是彗星，它不可能会在一个位置不动达二个多月之久。所以，西方人暂称之为“中国之星”。

前面我们已经排除了伯利恒之星是彗星的说法，因为中外星象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彗星乃不吉之星，所以东方博士把灾星与救世主的降世相联系，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1960年代，前苏联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鲍里斯·库卡金(Boris Kukarkin)称这颗“中国之星”其实是正在产生过程的恒星。恒星在产生过程中会产生极其耀眼的亮度，而且可以持续数月。根据库卡金的说法，这颗星在黎明时的东方应该是非常接近地平线，在夜晚可能看不见它，但是在东方刚破晓时会突然地跳出地平线，象其他的恒星一样，在春天时分，它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早四分钟出现，慢慢地会在黎明时分越升越高。假设东方博士们先在东方的地平线附近观测到了这颗星，他们又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达耶路撒冷，当他们到时，这颗星在中东地区的黎明时分应该正好在南方出现，正好可以指引他们从耶路撒冷去南方的伯利恒，当他们到达伯利恒时，这颗星也正好悬于伯利恒之上空，正如马太所描述的那样。

伯利恒之星究竟是什么天体？看来，中国人老祖宗写的《汉书》中所记述的“中国之星”，还正是一个不错的候选答案呢。

- **伯利恒之星，且看本人提出最新的“非科学”的解释。**

最后一说，就算是本人给出的最新的、“非科学”的解释吧。

伯利恒之星，应该是一颗非物质的星，或者说是一颗象征之星，是指已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因为在圣经《启示录》中，主耶稣自己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启 22:16)

所以，能够看到这颗星的人，神必是先启示这个人，而这个人也必须愿意接受神对他的启示，这样他才能生出“慧心”、长出“慧眼”而得以瞧见这颗星。比如，使徒彼得在宣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了彼得，彼得才能有慧心慧眼而做出这样真确的宣认(参太 16:16-17)。同样的道理，那几名前来拜访婴儿耶稣的东方博士也正是受到神的启示才能具有这样的慧心和慧眼。这也解释

了圣经中记载的一个奇怪现象：为什么只有东方博士们得以见到此星，而大希律王本人和他豢养的那些御用星象家们，还有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看不见伯利恒之星呢？因为神根本没有启示大希律王等这些人，所以他们也根本不会有慧心和慧眼，他们不能看见此星，更不能辨识此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愿神愿意赐智慧的启示给你，也愿你能愿意接受来自神的智慧的启示，然后能真正地“看到”那颗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的、不同凡响的伯利恒之星，真正地“看到”并认识主耶稣基督。阿们！

博客：https://usstamps.blogspot.com/
微信：tongchenseattle
信箱：tongchenseattle@gmail.com